序　言

黄　凤　歧

经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今天和大家正式见面了。我市第一次编辑出版革命史回忆录，是一件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同志们让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言，当然是不可推卸的了。

我市是解放后新建的工业城市，民主革命时期党在这个地区的活动比较少，可供征集的革命史资料也不很多。但是，从一九五八年建市以来，有大批的老干部为开发和建设边疆，从全国各地来到了这里。他们在战争年代投身于革命，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风雨几十年，有着难以忘怀的经历。整理编辑这些老同志的革命历史回忆录，应当成为我市革命史征集工作的重要任务。本书中的几篇回忆录，就是几位离休老同志当年斗争生活片段的真实记录，文章朴实无华、情感真挚，字里行间凝聚着老一辈创业者的艰辛，值得同志们一读。

在革命战争年代，敌我力量对比那样悬殊，条件那么险恶，我们党所以能够有那样大的号召力，动员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夺取革命的胜利，除了依靠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正确外，还在于有共产党人先锋模范作用的带动。我们党的广大党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牢记党的宗旨，前仆后继，英勇奋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为党的伟大形象增添了光彩。老同志的回忆录具体反映了那个年代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无论在何时何地，从事何种工作，都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和人民群众溶化在一起；他们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分配，党需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去，不惧艰险，忘我地工作和战斗；他们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政策，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卓有成效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学习和发扬光大的。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项伟大的创造性的工程同样要有党的领导，而这种领导也要体现在千百万个共产党人的实际行动中。在这样的时候，读一读这本书是很有教益的，它能够使我们从中受到党的光荣传统教育，净化思想，增强党性，做这个新的伟大变革时期的先锋战士。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期说过，要注重历史研究，不仅要知道今天的中国，而且要知道昨天的中国。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学习多方面的知识，其中历史知识也是不可缺少的。学习历史，特别是学习中国近代史和革命史，对于激发人们艰苦创业的精神，使青年一代树立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信念，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希望我市有更多的同志，为做好这项工作努力，力争编辑出版更多更好的革命史回忆录。

蛮汗山抗日斗争片断回忆

蔡子萍　忆述

乔澍声　整理

蛮汗山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游击根据地。它位于卓资、凉城、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五个县的三角地带。其主峰位于凉城县境内的西北方向东什壕公社的中心。东边绵延到丰镇县和凉城县交接处财神梁；西边延续到和林格尔县的牤牛山，长约二百多华里；南与山西省的雁北接壤；北边与京包铁路相连并和大青山相望，宽约150 多华里。它是当时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和晋绥边区互相联系的跳板，也是大青山根据地通往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蛮汗山地形比较复杂，主峰海拔为2,300多公尺。山上有桦树、柳树、山杨、杏树等天然次林，并有许多灌木林和百合花、黄花、山菊花等多种花草和中药材。此外还有少量的野猪、狍子、狐狸、狼等动物。还有野鸡、半池、石鸡子、野鸽子等各种飞禽。这里山势虽然不高，居民和耕地也少，大规模的骑、步兵活动比较困难，但适应小型的游击队、武工队活动和隐蔽，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阵地。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一九三八年秋季；党中央为开展塞

外抗日游击战争，派李井泉、姚喆等领导同志带领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和四支队地方工作人员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同时派邹凤山等同志深入到蛮汗山一带开辟了蛮汗山地区的工作。蛮汗山游击根据地是大青山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即当时的绥察行政公署领导下的绥南专区。下属归凉县、丰凉县、托和清县三个县政府。（即现在的凉城、呼市郊区、托县、和林、清水河、丰镇县一部分。）

整个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它和大青山根据地南北呼应，牵制了大批的日伪军和国民党的顽固军。而且我军每次大兵团作战，向当时的归绥、包头等城镇挺进时，首先路经绥南专区蛮汗山一带，并作为指挥作战前进和临时运转物资、伤病员的基地。这块宝地，为当时整个绥远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起到了联络、缓冲、迂回的重要作用。

“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蛮汗山地区的许多热血青年，纷纷投奔共产党和八路军，走上了抗日斗争的最前线。我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敌人采取政治上封锁和军事上野蛮的“三光”政策来摧残我们。当时，我所在的归凉县游击根据地有时扩大，有时缩小，遇到过许多困难，遭受过无数次挫折。但是，这个地区的党、政、军组织，在党中央、毛主席正确方针的指引下，由于蒙、汉人民群众大力支援，许多英雄的战友浴血奋战，转战在蛮汗山区，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同时，在筹粮筹款，消灭敌特，发动群众参军参战的斗争中，也经受了一个又一个的考验，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

利。

我是蛮汗山东侧牛家川人，自小在一个农民家庭里长大。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九年，我在蛮汗山地区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先后共八年多。蛮汗山就是我的家。这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我的许多战友和蒙汉族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战，抛洒了许多鲜血，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转眼四十余年过去了，可当年浴血苦斗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使我难以忘怀。有时，我在梦里还回到过生我养我的蛮汗山，回到过那一座座险峰陡坡，回到那一片片浓密的山林。我梦见过我和战友们隐蔽在深山老林和敌人周旋，向敌人冲杀，梦见过一幕幕紧张、活泼而又残酷、激烈的战斗情景，梦见过英勇牺牲的烈士遗容，梦见过热诚拥护共产党、支援八路军和区政府的乡亲们。我常想，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多少赤胆忠心的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指战员，多少淳朴可爱、英勇不屈的游击健儿，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推倒"三座大山"，前仆后继，献出了生命；又有多少勤劳勇敢的蒙、汉各族人民群众，为了求解放，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出生入死，支援革命战争不惜作出重大的牺牲。就是这些可亲可敬的人们，用他们的汗水和鲜血，换来了祖国的新生，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想把所经历的难忘的斗争生活中的主要人物写出来，把英雄的光辉业绩留在人间，这是我的夙愿。但因工作繁忙，一直未能如愿。去年夏天，我离休（原任乌海市市长、市委副书记）以来，数次前往蛮汗山地区访问，重温当年的战斗情谊，核实了一些革命斗争史料，撰写了一些革命回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忆录。其中抗日战争部分共约十万多字，计十五篇。让我们以此来追寻蛮汗山地区革命斗争的踪迹，纪念死难的烈士，让青少年了解过去，从而发扬革命精神，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访问蛮汉山时，我还写诗一首，以表达我的心愿：

蛮汗巍巍顶天立，
鲜血浇出花遍地。
乌云滚滚难摧折，
红日艳艳香四溢。
青山处处埋忠骨，
老兵时时念先迪。
愿将遗志化宏图，
振兴中华齐奋臂。

走　向　革　命

我的家住在卓资县牛角川南的“牛角尖”上的车道沟村。村子极小，只有几十户人家，地处偏僻的山沟里。从我记事起，家里就住着三间座北朝南的旧土房。十岁那年，父母亲送我去念私塾。我念过《百家姓》、《三字经》、《大学》、《中庸》、《论语》（上、下本）和《庄农杂字》等书。我家里共有九口人，有祖母、父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本来当时我家的经济情况够个上中农。但由于人口多，劳动力少，支出大，我父亲因病又逐渐染上了一点不良的嗜好，家境就越来越贫困了。同时，我们每年还得被迫拿出一半以

上的劳动收入，负担国民党政府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而且，在我上学前，正处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张作霖等军阀混战时期，经常有大股土匪在我家乡一带骚扰。劳苦大众不只在经济生活上困难重重，就连生命财产的安全也没有任何保障。我家里就遭到土匪多次刁抢，我父亲被土匪吊打、讹诈过多次。

我六岁那年，家里的两匹耕马被土匪抢走了。这样，在我上学前，我家的上中农经济就名存实衰了。丰年生活还勉强可以自给，每当歉年就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遇到较大天灾人祸，就不得不典卖土地、借粮、借钱来度过难关。因此，我和两个哥哥勉强念了一年书，第二年就因家里经济困难，我的两个哥哥都废学种地了。而我，因年幼不能劳动，先后被寄养在舅母和姑母家里，好歹上了二年半小学。十三岁那年的初秋，我考上了凉城县第六高级小学（即原凉城县五区北白音厂汉小学）。一九三六年夏天，我十五岁，高小毕业了。当时十分羡慕小学教员的工作，很想考个中学，将来毕业后也能当个小学教员，我就心满意足了。可是，家里再没有经济力量供我上学了。只有回家当农民种地，我连续当了四年半农民。

这次失学，对我刺激很大，既埋怨家庭，又痛恨旧社会。为什么都是同样的年轻人，有钱人家的子弟就能舒舒服服地上学，而我就不能继续上学？就得听任命运的摆布呢？社会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呀？为此，我流过不少眼泪，可又无能为力。

当时，家庭、社会舆论对我也有些压力。有的老年人很

惋惜地对我说："你这孩子，已经闹下个文不成、武不就了，还念那些书干啥！"

我知道他们的意思，说我书没念成，又耽误了劳动，连农活也干不成了。

母亲也再三劝我："孩子呀，这年头兵荒马乱的，你二哥已被傅作义抓了壮丁当兵去了，不知啥时候才能回来；你快别念书了。你走了，娘也想的不行。再说，念一肚子空书，没有钱花，能顶啥用？到老了还不是没有饭吃！你就在家里好好种地吧！每年多打点粮食，积攒些钱，老了也有办法，一辈子饿不死就行了。"父亲还给我举出一些文盲发家的例子，又启发我道："人家一天书也没念过，不识一个字，可家里又有好地又有钱，还不是靠劳动挣下的！"

但他们说服不了我。念书学习已经打开了我的一点眼界。白天，我帮助父亲干农活，夜里仍然抽出时间，在油灯下复习功课，想等待机会报考中学。就这样，一年的光阴很快就过去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向我华北地区猖狂进攻。农历中秋节前后，战火已经烧到了我的家乡——当时的凉城县和京包铁路沿线。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望风而逃。家乡附近的丰镇、集宁、卓子山镇、归凉城（田家镇）和新堂、归绥城、包头等地，都已先后被日军占领。国民党散兵打日本稀松，刁抢人民群众的财物却挺凶。他们同日寇一样，欺压人民群众，闹的混乱不堪，鸡犬不宁，民不聊生。老百姓成天提心吊胆，东躲西藏，在烧杀、劫掠中苦度日子。眼看着我上学的夙愿更不可

能实现了。这时我不但痛恨国民党旧政府腐败不堪，也更加痛恨日本侵略军。

我参加抗日斗争，走向革命道路，与当时的社会影响和我在上学期间受到的教育都有关系。在白音厂汉上高小的时候，我就读过一些宣传爱国主义和科学知识的图书。记得我们当时的国文课本里还选读过列宁的文章，介绍过列宁的生平。我的老师杜润身也经常讲些爱国主义的时事和故事。尤其是他讲的日本侵略军占领我东北，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政策，不抵抗主义和东北广大人民过着亡国奴的痛苦生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绥远省各县、区、村到处训练防共自卫队，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当时的《绥远日报》把共产党诬蔑成“魔鬼”，画得犬牙獠齿，十分凶恶。有一次，国民党凉城县党支部书记陈光祖还窜到我校训话，企图在师生中发展国民党员。他走后，杜润身老师给我们班的同学讲道：“你们别听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人瞎说八道。这些人在归化城（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市）吃喝嫖赌，不干好事。共产党也是人，根本不是他们胡诌的那样子。同学们，你们要切齿痛恨的是瓜分我们国家的列强！是日本帝国主义！”他的话，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还有，我目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更激起了我的深仇大恨，坚定了我抗击侵略者的决心。自日本侵略军一来，我的家乡被糟害得更是苦不堪言，亡国奴的生活真不好过。起初，日本侵略军主要着力于巩固交通干线。由于车道沟地处偏僻，鬼子还没有来得及直接侵扰，但摊派的苛捐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税却越来越重。更使人不堪忍受的是经常被伪军和土匪抢劫、打骂。什么侯虎子、夏军川、于子谦的土匪队伍，经常在我家乡一带胡作非为。我和家里的人都深受其害。

一九三八年，本来是个丰收年。牛角川一带，从滩地到山地庄稼长得都非常好，当时大部分已经割倒在地。庄稼人都兴高采烈，忙着拉运庄稼上场，打粮入库，收获用汗水换来的果实。不料，就在这时，侯虎子、于子谦、夏军川先后带着一、二千土匪骑兵，跑到牛角川一带住下，一直折腾了将近两个月。他们白吃白拿、奸淫掳掠，打骂人民群众，无恶不作。逼得好些庄稼人昼夜躲在山沟里不敢回家，也不敢再收藏新粮。眼看着好端端的莜麦被这些土匪兵抢去喂了马，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

有一天，我和我大哥为躲避这些土匪兵的打骂和奴役，在山沟里隐藏了一天也没有吃到一口饭，饿得肚子叽哩咕噜地乱叫。兄弟俩只好冒风险回到家里，打算做点饭，吃了再躲出去。不巧，来了于子谦的十几个土匪骑兵，正在村里到处抓人给他们当差，主要干喂马做饭的杂活儿。我也被他们抓住了，强迫我去喂马。我不肯去，他们凶神恶煞地打我，打得我头破血流。无奈，我只得忍着满腔怒火去了。白天，我们几个受苦人被逼着从地里背上莜麦喂马，晚间困了就随便躺在草堆上打个盹儿。特别是蹓马更难熬，每天要我们每个人蹓三、四个小时的马。走得快了不行，走得慢了也不行，有时还为这挨打，仅几天内，就把我折磨得精疲力尽了。到了夜间，我又乏又困，常打瞌睡跌倒在地。非但得不到半点同情，反会饱挨一顿马鞭。这牛马不如的生活，

过了半个来月。一次又一次，打得我实在受不了啦，我想逃跑。起先怕被他们抓住打死，又怕他们抄家、烧房子。犹豫了几天，我终于下定了决心。不跑，就只有等死了，跑出去也许还能寻一条活路。我在寻找着机会。

有一天晚上，我趁他们派我到地里背莜麦的机会，逃脱了虎口，一夜之间就跑了五六十里山路。赶天亮，我跑到了凉城县的岱海滩海边，在一个放马的本家叔叔那里找到了我的母亲和小妹妹。一见面，母亲痛哭流涕地说："儿呀，娘还以为咱娘儿俩今生今世再也见不上面了呢。家里的人全都跑出来了。你的两个哥哥和你父亲跑到了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呀！庄稼也收割不成，明年人和牲畜吃什么？种子都没有，地怎么种？这光景可怎么过呀？这年月可怎么活呀！"母亲的哭喊，使我的心里十分难过、愁闷。母亲安顿我在这个本家叔叔家里暂住躲避，并帮助叔叔干点活。于是，我住了下来，白天帮叔叔在草滩上放牛放马，夜里就住在一个小茅庵内。两个多月后，听说这股土匪离开了牛角川，我们全家才从四面八方跑回车道沟团聚，全力抢收残剩下的那点庄稼。冬天，勉强糊口度日，在家里过了个年。我仍然常常苦苦地思索着出路。

一九三八年秋天，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和四支队奔赴大青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些队伍经常活动于蛮汗山一带，打击日伪军的胜利消息不断传来。一九三九年地方动委会也相继成立了。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一团的侦察人员和动委会的郝瑞林、程林彬、袁吉平、谷永富等同志，经常到我的家乡一带宣传抗日救国道理。郝瑞林同志还让我当了乡政府的记帐先生，我也出面帮助他们组织自卫

队、妇女会等群众抗日组织。在我们这偏僻的小山沟里，我这个高小毕业生，在当时当地来说还称个小知识分子哩。因此，他们经常和我接触，并让我帮他们做些社会调查工作，有时也写点敌情报告向区政府和骑兵一团送去；他们发动农村穷苦青年人去破坏卓资山到凉城县的公路和电话线 [illegible] 和两个哥哥也参加了。在党的教育下，在老八路的带动下，在抗日斗争中，我渐渐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尤其是他们向我宣讲：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非常好，上面说抗战共分三个阶段，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还向我讲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住我扰”等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以及“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各个民族动员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团结一致，共同抗战，日本鬼子一定会打败的”这些抗日道理，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讲起来总是滔滔不绝，慷慨激昂。我听起来句句在理，津津有味。值得提出的是郝瑞林同志，他是本地人，抗战热情很高，我们在抗战前就认识，他讲的话我都爱听，对我的影响也就更大。他每次跟我谈话或是给我写信，总要提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确实激发了我的抗日爱国热情。我曾这样想过：自己文化低，既不善于讲话，也写不好文章，又无社会经验，参加抗日工作能干些什么呢？我又看到郝瑞林、程林彬(即程怀璧)几个干部一没枪、二没炮，日伪军来了，他和我们一起往深山沟里跑，这怎么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呢？这些不理解的问题常在我的脑子里转，我内心矛盾，斗争了一些日子。后来，程林彬同志又动员我到动委会工作。我就向他暴露了我的思想。他对症下药，耐心地讲革命

道理，使我很受启发。当亡国奴的牛马不如的生活也教育了我。我逐步明白了这个真理，抗日不仅要用枪杆子，而且更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把各族人民群众动员、组织起来，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战斗，才能打败日本侵略军，拯救祖国，拯救中华民族。同时，日伪军的行凶作恶，也从反面促使我迅速参加抗日斗争，走向革命道路。

一九三九年春季，日本鬼子为了加强对凉城县境内的统治，派出其走狗伪保安队，大抓民伕，修筑卓资山镇到新堂镇的公路，重新架设电话线。这时我正害伤寒病，加上营养不良，几个月卧炕不起，更不能参加劳动。手上的硬茧也就慢慢退光了。

一天上午，我的家里住满了伪军，要吃要喝，闹腾得乌烟瘴气。我没地方去，就拄着拐杖慢慢出了院，和村里的几个老汉蹲在那里晒太阳，忽然，一个横眉竖眼的伪兵走过来，二话不说，用枪口冲我的胸脯连捅几下。我忍受着剧痛问道：

“老总，你要我办什么事没有办呀？为什么二话不说就打我？”

“爷就想打你，怎么？你还不高兴？”那家伙十分蛮横地瞪起了眼珠子说。

我也没好气地顶道：“你想打人，那我有什么办法？那你就打吧！”

这家伙象恶狼一样扑上来，一面打，一面抓住我的手，更猖狂地喊叫道：“你是个八路！你若是个老百姓，为啥手上没有受苦人的茧子？来呀，给我捆起来！”他马上就让

一个老头取绳子来捆我。

几个老头子都急了，把我围在中间，纷纷向那家伙解释："老总，你就放过这孩子吧！这孩子是我们村的，从小我们看着他长大，可不是八路军。他手上没有茧子，是因为害了几个月伤寒病不能劳动，茧子退掉了，直到如今，他病还没好哩。"

这时，村里又闻声出来一些人，众人一再说情，把那家伙连劝带拉地弄走了，才把我护住。但那家伙还不干，一会儿又提出要十两大烟，还要十户人家为我担保。否则，就要捆上我送到伪县政府去处理。经过全村的老年人再三劝说，又凑合了十两大烟土，给了那家伙，才象送瘟神一样的把他打发走了。我这才免遭了一场大难。但仇恨的烈火，久久地燃烧在我的胸膛里。我参加抗日斗争的决心已经下定了。

当时，表面上挂出抗日旗号的军队很多，都在招兵买马，动员地方青年当兵。国民党的绥远抗日自卫军五、六、七路军是什么货色呢？他们身带两支枪，一支钢枪，一支大烟枪。所到之处，鸡、猪杀光不算，还强奸妇女，刁抢老百姓的财物。老乡叫他们官土匪。他们和日伪军一样坏。尤其是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特别恶劣的印象。一件是六路军提出了"抗日灭蒙"的反动口号，纵火烧了离我家不到四十里路的大庙坡村的蒙古大庙，将庙内的活佛也活活地烧死了。当天晚上，在蒙古大庙做孽的这些土匪兵，来我们村抢劫财物，打骂群众，强奸妇女。同年冬季，五路军又将我家喂养的一匹耕马也白白地拉走了。群众在背后气愤地骂道："这些官土匪，和日本鬼子是一样的混蛋！"

其次是七路军，也就是国民党绥东专员兼保安司令赵历史带领的一支部队，于三九年春天来到了车道沟一带。赵历史本人还住到我家里。赵历史是我的同乡，去日本留过学，是我们当地出名的“大学生”。起初，听说他带了数百名骑兵来到家乡抗日，许多乡亲都很高兴地说，咱们牛角川还出了个专员，这下打日本有靠头了。但是过了不久，乡亲们就失望了。七路军比五、六路军更坏，欺压老百姓也比五、六路军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内心十分不满，只不过是敢怒而不敢言。当时，七路军司令部的特务队长（即警卫队长）李进保住在我家的隔壁。正是他在赵历史的指示下，捕了一个无辜农民，当天杀害了。他是我小学时的同班同学。他利用同学关系，拉我到七路军去当兵。我说：“谢谢你的好意吧！我就当农民呀。”被我婉言拒绝了，心想：“人怎么能跟鬼混在一起！”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是我家乡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话。无数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我：谁是真抗日，谁是假抗日，哪支部队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哪支部队是老百姓的祸害，我心中有数。一九三九年冬，八路军骑兵支队邹凤山营长带着近百名骑兵路经我们村时，待人十分和气，秋毫无犯。他们听说离车道沟十多里路的狮子沟村有李守信的伪军八团一个排要草料，打骂群众，就立即出发，冲进村内打死几个敌人，把敌人很快赶跑了。战斗中，许多指战员奋不顾身，勇猛顽强。有两位同志壮烈牺牲了，用生命捍卫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消息传来，老百姓编了顺口溜，异口同声地称赞道：

八路军是好兵，
爱护老乡不打人，
自己做饭又喂马，
一心一意打日本。

铁的事实，鲜明的对照，使我认清了不同军队的不同本质。我热切地盼望参加八路军，投奔邹凤山的骑兵部队。可许久再没有见到这支部队。

一九四〇年初春，反顽固斗争取得了胜利，赵历史带的七路军数百名骑兵被八路军骑兵支队骑一团一举击溃。从此，国民党的自卫军再也不敢在那里公开破坏抗日，搔扰人民群众了。敌我阵线已经分辨清楚。我党领导的抗日政权逐步建立起来。原来的县区动员委员会改为县区政府，归凉县五区政府也很快成立了。我听说，区长是高琳甫，副区长是郝瑞林，只是当时还未见过高区长的面。郝瑞林等同志倒是常来我家乡一带活动。郝瑞林摸准了我的心思，几次给我这样讲："你到骑兵部队跟日本鬼子明枪明刀地干固然是好，可咱们区政府也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呀！我看，你就来五区政府工作吧。区上咱们本地人很多，又在本地区工作，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说得对，我考虑去参加五区政府的工作。回到家里，一提这件事，却遭到父母亲的阻拦。他们害怕敌人报复，又担心我的安全，因而不愿意，又怕我离家出走而减少劳动力，只希望我当个老实巴脚的庄稼人。但我的决心毫不动摇。不久，我和郝瑞林、张培成等同志联系好了，待秋收结束后，我们正式脱离家庭到区上工作。秋收后不几天，我到

泉子梁去沤麻，乘机偷偷地跑到了厂不浪村，找到了张培成等几位同志，参加了五区政府的工作，不久当上了区助理员。从此，正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组织上为了工作方便和掩护我的家庭，区长高琳甫同志当即将我的原名王广福改成现在的名字蔡子萍。

击毙便衣队长宿殿臣

一九四一年，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强化治安”和反动的“三光”政策。更加疯狂地进攻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因而，地处敌后的蛮汗山地区的抗日斗争更加艰难险恶。日伪军、汉奸、特务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到处增设据点，疯狂地摧残我抗日游击根据地。惨杀我抗日军民和干部。对我绥南蛮汗山地区归凉县境内的县区政府和县区游击队活动的游击区，大肆扫荡和劫掠，使我们的抗日游击区大大缩小了。残酷、野蛮的“三光”政策，确实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困难。

当时，我们归凉县五区的游击区，很快就被敌人占据了一半多。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而且随时都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就在这年春季，日寇派其忠实走狗防共第一师近千人的骑兵部队，在富生和安营扎寨，乱抓民夫，修筑据点。富生和位于现今牛角川的五里坝和西壕欠村之间。这是归凉县五区的心脏。牛角川既是产粮区，又是交通要道，也是我大青山骑兵支队骑一团的主要活动区，还是我归凉五区征收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